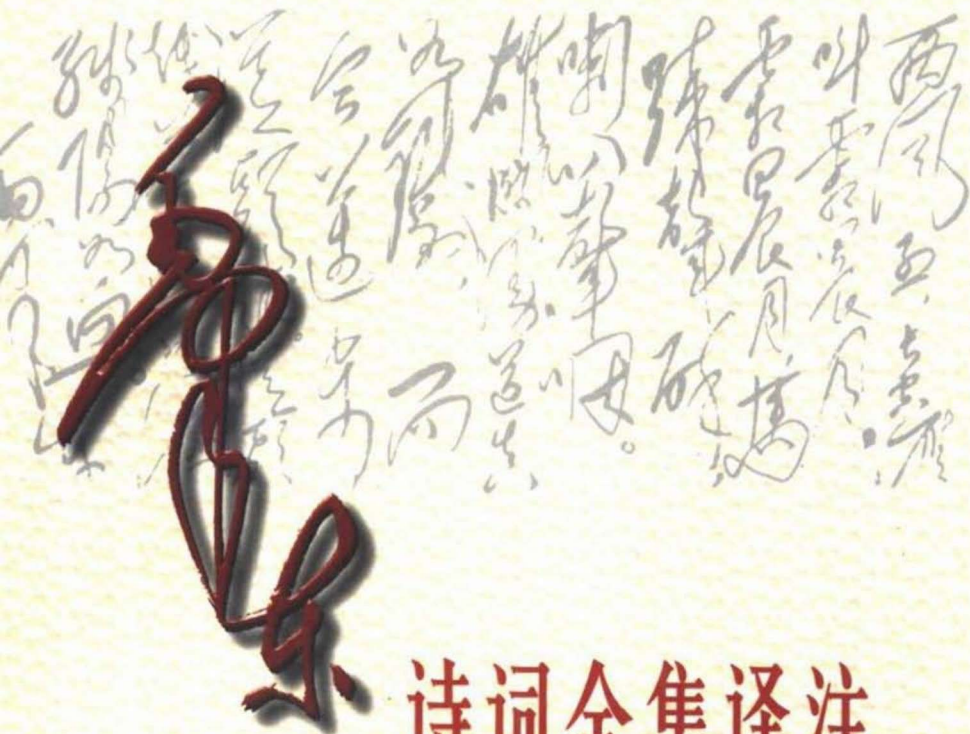




诗词全集译注

MAO ZEDONG SHICI QUANJI YIZHU

(第三版)

张仲举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

(第三版)

张仲举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第三版)\张仲举著. - 西安市 :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5100-1

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第三版)

编 著 者 张仲举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中实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19.25 印张 4 插页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3 版 2009 年 9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24 - 05100 - 1

定 价 25.00 元

献 给

毛泽东主席亲手缔造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序

何火任

毛泽东诗词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路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果。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始,注释、诠释与赏析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和书籍层出不穷。进入 90 年代后,特别是 1994 年 12 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和 1996 年 9 月中央文献研究室选编的《毛泽东诗词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大大促进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不仅“大观”、“大典”、“大辞典”之类的工具书纷纷问世,而且将毛泽东诗词置于中国诗歌发展历史长河中进行宏观考察,探究其丰富深邃的历史、时代、美学和哲理内涵的学术专著也不断展现在读者面前。

面对毛泽东诗词研究日渐开拓的新局面,欲能在其译注领域有一个新的突进谈何容易。然而,张仲举同志以其锲而不舍的精神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编著的《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一版再版就是有力的证明。

这本著作之所以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欢迎,无疑同其所具有的特点密切相关。该书收入已经正式发表和散见于有关书籍中的毛泽东诗词及其题词、祭文、布告、改诗、联句、续诗共计 107 首,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收辑数量最多的一本。编著者对收

入书中的每首诗词都注明其首次或数次发表的时间和出处,更在译注和注释中提供了翔实的背景史料,并引经据典、解词释义,且在译注或注释前根据实际情况设有“增补”、“修改”、“订正”、“备考”等项,或补充必要的资料,或改错存疑。可贵之处在于编著者在尽量采用作者的原注、批注等注释的同时,对注释中的误注和原诗词中的误句、写作时间与目次的错误乃至标点符号都作了不少改正或订正。书后还附录了毛泽东谈诗论词的信、批注等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不难看出,从事这种探幽穷赜、含英咀华、爬梳剔抉、考证辨误的科研工作,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倾注多少汗水和心血!这没有一种无私奉献、刻苦耐劳、严肃认真的精神和态度,是断然做不到的。

我佩服的正是张仲举同志的这种精神和态度。我更从书中真切感受到,他的这种精神和态度正是来自他对毛泽东及其诗词作品的深挚热爱之情,来自他对毛泽东诗词研究事业的执着与赤忱。他是带着鲜明的爱憎感情编着这部书的,因此字里行间闪烁着辨诬指误、弘正求真的思想火花。比如,他在《贺新郎·别友》一词的注释中,指出有人把“人有病”解释为作者的病苦痛楚不足为训,并举诗文为证予以辩驳后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的’的毛泽东,安能因个人的区区小疾和痛楚呼天喊地?”是啊,这种建立在求真务实科学态度基础上的爱憎鲜明的感情,决非是对毛泽东诗词进行所谓不偏不倚、貌似公正的解释者能够与之比拟的,更是对种种心怀叵测者的当头棒喝。

这里可以略举一例加以比较。我曾读到一篇《南社诗人——黄兴》的文章,文中对早期民主革命的斗士和烈士黄兴的两首《蝶恋花》词作了理所当然的肯定评价。但不知为什么,

作者硬是要拉出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来肆意进行贬损,斥责这首举世公认的美词在艺术上“有失诗人简炼蕴藉之旨”,而感情上是“从儿女私情出发,从个人得失落笔,升华为游仙之词,降龙伏虎,扯到‘革命’,似觉‘矫情’”,却又没有讲出一点艺术的道理和事实的依据。显然,这决非是出于对诗词艺术的无知,而是强烈的政治偏见的充分表现。这就同张仲举同志的精神和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可见,张仲举同志的这部书不仅具有学术性的史料学价值,而且具有可贵的认识论价值。

当然,作为一部以资料积累为主旨的诗词译注书,其资料使用的准确性与充实性无疑需要进一步完善“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究竟宽至何种范畴为宜,也有待探讨;至于称这本毛泽东诗词为“全集”,似觉为时尚早。

遵张仲举同志之嘱,写了以上浅薄文字,权且为序。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于北京劲松寓所

前 言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最伟大最英明的敬爱领袖,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最尊敬的革命导师。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苦大众的指路明灯。

毛泽东主席,不但是最伟大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军事家、哲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独树一帜、登峰造极的豪放诗人。一句话“毛泽东是人类思想的灯塔!”(前法国总统德茨坦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要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就不仅要坚持学习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而且要坚持学习毛泽东的文艺创作——毛泽东诗词。

就目前所知,毛泽东诗词创作始于一九一五年,迄于一九七三年,纵跨近六十年。毛泽东诗词,是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形象

记录,是革命史诗,是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是中国古典诗词精华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文库中的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毛泽东诗词,其形式虽然绝大部分是中国传统的格律诗词;但是,其内容却是革命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精品。毛泽东诗词,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炮火中,曾经激励、鼓舞了千百万革命人民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激励、鼓舞过全中国人民的极大的革命干劲和冲天的建设热情。毛泽东诗词在今天,仍然是催动我们前进的号角,陶冶我们情志的炉火,净化我们灵魂的甘露,指导我们诗歌创作的典范。毛泽东诗词,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的艺术珍品和优秀教材。

如果说,一九三七年《长征》诗伴随着美国著名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的面世,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的话;那么,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当《沁园春·雪》被吴祖光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后,轰动了山城重庆,震动了圣地延安,惊动了中华大地,波及海外异国。被誉之为“脾睨六合,气雄万古,一空倚傍,自铸伟词”。“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推翻历史三千年,自铸雄奇瑰丽词”。一九五七年一月,《诗刊》创刊号首次正式发表了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形成了空前的争相排队购买毛主席诗词的动人热闹场景。从此,毛泽东的诗人大名蜚声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奠定了毛泽东政治家诗人、诗人政治家的崇高地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不仅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不胫而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毛主席未发表诗词》

风驰电掣般地到处传抄、张贴、油印、铅印、引用、吟诵。七十年代初期至末期，凡设中文系或中文专业的大专院校，无不把《毛主席诗词》列入教材，并作为一门重要的必修课。那时，几乎全国所有的院校、甚至中学，都争相编写“毛主席诗词讲解”之类的教材。这在当时，对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曾经起过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以及兜售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倡导者、“精英”们及其追随者的惧怕、敌视、诋毁，毛泽东诗词曾一度备受冷落。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乌鸦的翅膀，岂能遮得住红太阳的光辉普照大地？由于八十年代末汹涌澎湃的浪潮，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倡导者、叫卖者和崇洋媚外分子的冲击、洗刷、荡涤，因此，刚跨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垃圾被扫除，及其倡导者、鼓吹者、叫卖者、追随者的垮台、叛逃、滚蛋、隐匿，毛泽东诗词又重新大放异彩：各种各样的有关毛泽东诗词的编辑、注释、讲解、鉴赏、全译、史话、论著、专论、词话等等，应运而生，争相出版发表。自此，毛泽东诗词又重新占领了中华大地中文艺阵地的“金瓯一片”，并且又重新跨入了大学校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华诞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的成立暨此后部分省、市分会的成立，无疑又把学习、研究、宣传毛泽东诗词推向新的高潮。据《党的文献》一九九八年第四期载《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说，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毛泽东诗词的专著有二十多种”。这还是一种保守的估计。目前，毛泽东诗词研究方兴未艾。

毛泽东生前发表的诗词并不多：一九七六年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共收诗词三十九首。毛主席仙逝

后,为了缅怀和纪念这位在中华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历史巨人的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有远见卓识的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们,每每逢他老人家的诞辰或忌日,陆续让他的部分诗词与全中国乃至世界的广大读者见面: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毛主席辞世两周年纪念日,由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了毛泽东《诗词三首》;一九八六年九月——毛主席辞世十周年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选》,连同作者生前所发表的诗词和一九七八年九月九日发表的《诗词三首》,共五十首。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党的文献》发表了《毛泽东诗四首》;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诞辰一百零一周年的纪念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校定、《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诗词二首》;一九九六年九月——毛主席辞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诗词集》除收录《毛泽东诗词选》中的五十首诗词外,又增加了十七首诗词:其中八首是此前先后发表过的,九首是第一次发表的。我所编著的《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除收录《毛泽东诗词集》中的六十七首诗词外,又收录了近几年出版的见诸有关毛泽东诗词的辞典、书报等引录、刊载的诗词三十九首,共收诗词一百零七首。是为迄今为止收录毛泽东诗词最多者。分纂为五辑:第一辑,收诗词三十九首,系作者生前正式发表过、并收入《毛主席诗词》的作品;第二辑,收诗词二十八首,系作者逝世后正式发表、并收入《毛泽东诗词集》中的作品;第三辑,收诗十六首,系作者逝世后正式发表、并收入毛泽东文集集中的作品;备考辑,收诗词十首,系作者逝世后散见诸多种书籍、报刊中的经考证属毛泽东所作的作品;辑外辑,收诗十四首,亦系作者逝世后散见诸书籍、报刊中的

作品,但不纯属毛泽东一人所作,即或改诗、或联句、或续诗的作品。辑外辑虽不纯属毛泽东的作品,但其中无疑注入了毛泽东的心血和汗水,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观念、心态、情趣和志向,有其特定的政治历史意义和史料价值,故作为“辑外辑”收入,以区别于其他各辑。每辑诗词都以创作时间先后为序。我们深信:毛泽东一生所作诗词,绝不止于这些。据《解放军文艺》社李俊同志传达老师陈毅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写了诗词三十多首,抄给陈总。陈总受了伤,长征时留下打游击,轻装都烧了。”又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陈晋同志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仅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毛泽东便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本书仅收录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三日的四首《读报》诗《七律·读报》(一)、《七律·读报》(二)、《七律·读报》(三)、《七律·读报》(四)。还有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对《沁园春·长沙》一词批注“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649页和652页)还有一九一七年暑假,毛泽东和萧瑜徒步游学至湖南省宁乡县城时,他俩还作过一首联句诗“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见萧瑜著《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第90页)再还有一九一九年冬,毛泽东等人送同学首次出国赴法国勤工俭学,顺便到天津市大沽口观海。毛泽东曾赋诗一首,开头两句云“苍山辞祖

国，弱水望邻封。”（见季世昌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第511—512页）

为了便于读者的学习、理解，特别是研究者的科研，本书除了编辑译注毛泽东诗词外，又加了七个附录。其中《毛泽东谈论诗词的四十封信》、《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的改文》和《对〈毛主席诗词〉中若干词句的解释》弥足珍贵，是学习、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本人在注释中，尽可能利用作者的原注、批注、信注、改文、应英译者之请的口头解释和对其他人的口头解释以及作者著作中的解释，等等。每首诗或词，均注明首次或数次发表的时间和出处。根据不同的诗或词，或注“增补”、或注“修改”、或注“订正”、或注“备考”；或二者兼而有之，或三者兼而有之，或四者兼而有之。凡此种种，都着眼于毛泽东诗词的爱好者和研究者。

为了永远缅怀和纪念毛泽东主席，以拙著奉献给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以示本人怀念之忱。敬爱的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光辉的毛泽东诗词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将永远矢志不渝地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预言家；但是，我们却敢大胆地预言：毛泽东的英名，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千秋万代永垂不朽！毛泽东诗词，似一串璀璨耀眼、辉映环宇的明珠，千秋万代永放光芒！

编 者

一九九七年八月

第三版修订说明

拙著《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修订版的修订,距今已近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诗词研究不断深入,本人深感本书有修改再版的必要。

《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第三版的修订,就范围说,从“前言”、“开卷词”到“闭卷词”,无所不修改;就程度说,少数是正误性的修改,更多的是修辞性的修改。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次修订加强了《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中的“增补”、“修改”、“订正”和“备考”四项的修改和充实。就“订正”一项,这次修订连同以前的订正,先后订正了毛泽东诗词历次版本中的二十几个误句。只要翻开此次修订本中一些诗词的“订正”一项,就可看个明白。此外的修改,不复一一指出,由书中内容作证。

感谢延安大学校长廉振民同志和本校科技处的负责同志,同意此书修订再版。

特别感谢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原会长、现任名誉会长贺敬之同志,为本书第三次修订版和拙著《毛泽东诗词全集考释》题签。

张 仲 举

2009年9月5日于西安崇德坊

开 卷 词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起巨龙飞舞，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读者诸君！尔等知晓上词为何人何时所作？所颂者，何人？所赞者，何作？曰：词乃山东大学中文系文字学家、古文学家高亨教授所作，作时一九六四年初，修改定稿于一九六六年，词调、词题为《水调歌头·读毛主席诗词》。上阕所颂者，巨人毛泽东；下阕所赞者，《毛主席诗词》。有兴者，请索阅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八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版延安大学中文系编《红太阳颂》三百九十七页，便可得焉。

目 录

序	何火任(1)
前言	(1)
第三版修订说明	(1)
开卷词	高 亨(1)

第一辑

沁园春 长沙	(2)
菩萨蛮 黄鹤楼	(10)
西江月 井冈山	(15)
清平乐 蒋桂战争	(20)
采桑子 重阳	(24)
如梦令 元旦	(27)
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	(31)
蝶恋花 从汀州向长沙	(34)
渔家傲 反第一次大“围剿”	(39)
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	(48)
菩萨蛮 大柏地	(53)
清平乐 会昌	(58)

忆秦娥 娄山关	(64)
十六字令三首 山	(73)
七 律 长征	(78)
念奴娇 昆仑	(87)
清平乐 六盘山	(93)
沁园春 雪	(99)
七 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128)
七 律 和柳亚子先生	(133)
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139)
浪淘沙 北戴河	(146)
水调歌头 游泳	(150)
蝶恋花 答李淑一	(157)
七律二首 送瘟神	(162)
七 律 到韶山	(170)
七 律 登庐山	(175)
七 绝 为女民兵题照	(179)
七 律 答友人	(184)
七 绝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188)
七 律 和郭沫若同志	(193)
卜算子 咏梅	(199)
七 律 冬云	(207)
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	(211)
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	(219)
念奴娇 鸟儿问答	(224)